



廊桥坐夏

胡广林

天是一年比一年热了。暑气沉沉压落下来，小城就闷得让人透不过气。若想寻一处清凉，廊桥便是最好的去处。

古人造桥，看似质朴简约，心思却周全。溪流之上架桥，桥上加盖廊屋，四面空敞，风可自由穿过，雨却落不进来，世人唤它风雨桥。旧时廊桥上，常有行善之人摆上瓦壶陶罐，烧好凉茶供路人消暑，又称这桥为烧茶桥。茶采摘自山中，水取自桥下，风顺河道缓缓漫过。一座廊桥，便盛着人间从容的烟火。

如今各地大兴文旅，造景致、翻新貌，花样层出不穷，热闹看得见，有时亦让人莫名的寂寞。桥犹在，风还吹，只是免费茶饮这一桩微小的善举，渐渐无处寻觅。宏大景观易造，小温情难续。风物之妙，从来不在恢宏，而在细微的暖。时代造了许多崭新风景，而小城的清凉，终究落在县河的几座廊桥上。

小城本就小巧，山水格局却极耐看。最动人的，不外一河一路。这条河古名上河，今称县河，往日河道弯弯绕绕，如今修整得平顺舒展，河水悠闲，穿城东去。公路依河而筑，宽敞开阔，谓之迎宾大道，晨熙熙、夜攘攘，车来人往，不息不歇。河上架起廊桥，连通南北两岸，成了小城最活泛的地方。

白日里的廊桥，分外热闹。长条木凳坐满乘凉的人，下棋者落子铿锵，打牌的说笑声此起彼伏，有人抚琴，有人放歌，还有人支起手机直播。小城散漫安逸的气韵，大半聚在此地。可廊桥之妙，不在白昼喧嚣，而在暮色降临之后。

天色暗下来，路上散步的行人归家，桥上跳舞的人散去，喧闹次第退场。留在桥上的，都是静静等候晚风的人。

我得地利之便，临河而居，走出小

区，穿过马路，便上了廊桥。每晚去桥上坐坐，如同吃饭睡觉，成了习惯。寻一条空凳静静坐下，不必凝望流水，不必遥望星月，暂且放下心头所有思虑。周身燥热便一点点消散，凉意一点点漫上来。

廊桥上的夜色清淡，却自有滋味，满眼皆是人间温情。

对面长凳上坐着一对白发老夫妻。老翁身子孱弱，久坐难免吃力。老姬时不时侧身低语：“坐不住，咱就回吧。”老翁只是轻轻摇头：“再坐一会儿。”人老了，恋这晚风，更恋这静默相守。

不远处，两个孩童踩着滑板在桥面穿梭追逐，跑得满头大汗，小脸涨得通红，依旧不肯停下。一只边牧犬被主人牵着牵引绳，跟在孩童身后奔跑，长长吐着舌头，样子憨憨的。孩子母亲远远唤着，劝他们歇息片刻。孩童本就火旺，贪恋桥上凉风，不愿早早离

去。桥上众人目光柔软，望着嬉闹的孩童和小狗，就连方才依偎私语的年轻男女，也抬眼含笑观望。

桥上并无惊心动魄的故事，唯有日复一日更迭的人间琐碎。比起闭门避暑，别有一番况味。关紧门窗躲在屋里，一心想把酷热推得远远的。空调不知疲倦地转动，温度降下来了，身子却不舒展。那般凉，是僵硬、冰冷的，还带着一股闷塞。人本就生长在天地之间，应当在盛夏之中迎着清风，临水坐夏。立于廊桥之上，三伏暑气真切可感，风来、水流、人动，万般都是鲜活的。热气真实，晚风亦真实，人心反倒沉静安稳、松弛妥帖。

自古以来廊桥便是文人消夏雅处，诸多笔墨记述乘风纳凉、闲话炎凉。文字清淡，所求不过一份闲静。可见纳凉贵在有一处相宜之地，心安定了，自然凉爽，亦可生出诗意。

草木深处

云和

清晨第一缕光穿过窗帘缝隙，轻落在我的枕边，温柔地将我唤醒。头部带着几分晨起的昏沉，我闭目静憩片刻，待头脑清明方悠悠起床。洗漱完毕，便循着清凉的晓风，缓步朝着绣屏公园走去。

曲径通幽，高低林木重重叠叠，郁郁苍苍，丰茂的青草顺着径旁肆意铺展，绿意浓淡；各色野花错落于草间叶上，如散落的繁星，光彩夺目。放眼望去，皆是盎然生机。我停下脚步，用指尖轻柔地滑过眼前的绿叶与娇花。夏日的树叶丰腴健硕，一茎一脉尽显生命之美；野芳虽多娇小，却自带舒展的喜气，欢喜之流宛如要从花瓣间溢出来似的。

情不自禁驻足品赏，细品之时，亦随手定格下这一帧帧柔美画面。我素来偏爱与自然的每一次相逢，无需言语，它们便懂得我的心思，枝叶轻轻摇曳，向我招手，花瓣微微颤抖，冲我浅笑，小草随风摇曳，为我欢歌。这种感觉怎一个“妙”字了得！

晨风徐徐拂过脸颊，拂过衣袖，送来恰到好处清凉，休憩了一夜的空气格外清新澄澈，不时夹杂着草木淡淡的清香轻柔地滑过鼻尖。不由自主地深深吸了一口气清，清润的空气便如顽皮孩童般，趁机偷偷溜进我的心房。林间小鸟似乎也嗅到这松弛的气息，便三三两两打我身旁飞过，不忘留下几声清脆婉转的欢歌，为慢走的时

光平添了几分灵动。

我慢慢地走着，三步一驻足，五步一凝眸，眉间心上全是这花、这草、这叶。时而轻牵枝叶，细细端详这叶脉与纹路，认真辨别那对生与互生的叶序；时而以指尖轻触花朵的柔软，以鼻尖细嗅花香的清浅，以静心感受花草内里暗自涌动的生机。偶尔也会抬眼，透过层叠的绿荫，望向天际，看白云悠然舒卷，看晴空静如包容一切的慈母。我就这样，静静地，慢慢地品读着草木，品读着它们的姿态与心性，宛若与知己相伴，一点一点地品察着它们独有的美好。

看着，走着，品着，恍惚间，自己也化作一片流云，在长空里自在飘摇；忽

而又化作一缕清风，于林间从容穿梭，我听到了心底抑制不住的欢呼雀跃，连同周身的每一寸肌肤，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逍遥的愉悦。

委实喜爱这般漫无目的的林间闲游，这份闲适与惬意，非笔墨所能及，如同闲品一盞清茶，慢看一朵花开，静拈一枝清香，柔抚一片翠叶，不知不觉间，所有的浮躁、烦忧与世俗尘埃便尽数随风消散。夏日或许有些难熬，但清晨的这份不慌不忙，慢慢熬煮，足以消解白昼的漫长、闷热与心浮气躁。

一念至此，心头愈发欢悦，步履愈发轻盈，目光亦愈发清亮，携一缕清风，向着草木繁茂的深处，缓缓前行。

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清晨，才真正听见圆院夏天的声音。

刚推开门的时候，露珠正沿着核桃树叶脉往下滴，在地上发出清脆响亮的滴答声，像有人轻敲玉磬一样，忽然明白过来，自己虽然拍过很多圆院的照片，也写了好多文章来描写这个场景，但一直没有真正去听一听圆院夏天的柔风带来不同音调的变化，也没有细细地品读过圆院空气中那种微妙的气息流转。

于是，搬来一把椅子坐在核桃树的荫蔽下。七月的日头被墨绿色罗伞般的树冠筛碎成金箔，洒在膝上，闭眼时风便来了，它不是一阵一阵的，倒像一条看不见的溪流，从玉米地漫过来，穿过向日葵丛，掠过竹林梢头，最后拂在脸上，凉丝丝的，带着青草被晒热后蒸出的那股子甜腥味儿。这风吹过玉米地的时候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声音，大叶片相互摩擦的声音就像许多绢扇一起晃动的声音，吹到向日葵上面的时候就轻了。他背影已经隐入薄雾之中，锄刃上挑着的一点晨光忽闪忽闪的，如同不肯熄灭的火苗一般。

最热闹的时候是中午，圆院的蝉和城里的不同，不单是叫，简直是呐喊，一起起了头，整个村子就沸腾起来，那声音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把人严严实实地罩在里面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在这铺天盖地的蝉鸣声中，却听到别的声音：篱笆上的扁豆花，“啪”的一下绽放一朵，极轻极脆；黄瓜藤又向上爬高了半寸，卷须绷直时发出几不可闻的“喂”一下；墙角的西红柿青里带红，果子正一点一点变圆，几乎可以想象到表皮被阳光和汗水撑出细弱的“嗡”鸣。蝉声如同厚实的绒毯一样，把世间的一切细微声响衬托得更加清晰。

午后最闷的时候，沿着田埂向白及地走去。远远看见父亲弯着腰，蓝布衫洩出深色的汗渍，锄头起落之间草屑泥土纷飞。热浪从地面腾起，把远处的树影都扭曲了，可是父亲的锄头没有停下。一垄到底，他直起身子擦汗，对我笑着然后又弯下身去。那弯腰的弧度里有爷爷的影子，这片土地几代人的影子——再毒的日头也挡不住一把锄头亲吻泥土的想法。地头的白及终于露出了油绿的叶面，在灼人的光里微微颤动，像在喘息，又像在致谢。

黄昏时分，听觉具有一种精神的特质，太阳落山、暑气散去之时，牛蛙就从田埂深处发出悠长的叫声，“咕——呱——”，声音像老琴师轻拨古弦那样浑厚低沉，月亮照到核桃树梢头之后各种各样的声浪接连不断地出现：节奏交替的鼓点和金属质感的颤鸣相互交织在一起，纺织娘躲在黑暗里，在黑夜完全降临时才现身，用细弱绵长的声音“织——织——”，好似有一台看不见的纺机正在半空中织造银色的纱线。

父亲收工回家的时候已经星光满天了，裤腿沾着草屑和泥点，但是脸上的皱纹是舒展的，他坐在门槛上喝茶，说那几垄白及总算见到天日了，根茎应该还很壮实，手掌摊在膝上，指缝间嵌着的青草汁液，在月光下泛出幽暗的光泽。

夜里躺下，窗户大开，声音便像排队似的走进来。蟋蟀、牛蛙、犬吠……松涛一起一伏，犹如大地的新声一样悠长绵延。白日子里把人烤得焦糊般的暑气，在夜里竟然干净地被收拢起来了。于时一过，从后窗灌进来的山风带着凉意、露水浸过的泥土气息。母亲按例来替我掖被角，嘴里念叨着“圆院的夜是不会饶人的”，果然半夜以后那阵寒风吹进被子的裂缝当中，使人身不由己蜷缩一团。窗外依然有蟋蟀的琴音、纺织娘纺银丝的声音回响在耳中，但此时这些音调已带有一种冰冷的感觉，如被冷风吹过耳膜一般。

我突然明白，圆院的夏天从来不是一幅画。画是静止的，只能用眼睛去看，它是一首永远在谱写乐章的一系列音符组成的曲子，每一种生命都是一个琴键，在风、雨、阳光以及归来的人之间弹奏着不同的声音。

以前总想用镜头框住圆院，用文字写尽它，现在才明白，最美的方式就是坐在这里，闭上眼，把自己也交还给这片声响。

是的。从第一滴露珠坠落时清脆的声响，到最后一声蛙鸣沉入夜色之中，圆院的夏天已经在我心中刻下了一张密纹唱片，以后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闭上眼，那些声音就会重新流淌——带着露水的凉、日头的暖、泥土深处生生不息温厚的震动。



夏日黄龙铺

石常明

的房柱、宽厚的照枋，水蚀痕迹明显的、用来淘洗蔬菜的巨大的石盆，雕刻精细的石条，镂花的窗牖无不显示着当年房主的富有与雅趣，让你想起黄龙铺曾经的辉煌。老院子右上方，有一座土木结构的三层楼房，曾是从前大户倪家私建的义学，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。一居住人，二三层是教室。那时候，附近无论谁家愿意叫孩子读书的，都可以送到这里来，不摊任何费用。这既是朝廷的要求，也是大户的好意。即便如此，能够上学的人还是极少的，多数农家生活还很清苦，孩子得帮家里干活。

沿黄龙铺川道而上，还有老倪家三房院子、六房院子、四房院子、八房院子、大房院子等等，现在都还有部分老房屋存在着，大都精巧讲究、雕梁画栋、古朴沉稳，记录了一个大家族兴盛的过往。现在，这里以八房院子的保护最为完整。这座建于清代道光年间的大宅院，共有三个天井和三十五间房屋，现存二十六间。解放初期，这里驻扎过部队，后来做过学校，二〇〇八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定为文物保护单位。随着岁月无情地剥蚀，虽然有些老旧，但仍难掩其骨子里的高贵与艳光。规整大气的庭院，高席阔绰的大厅，精雕细刻的柱础，完备实用的设置，处处显示着荣耀与富丽。特别是第一进厅堂正面墙壁上遒劲厚重的“萱室腾辉”牌匾，使人一下子就想到

了这个家族对于女性先祖的敬重与感恩。这一点，也是许多家族得以长久兴盛的重要原因。在此，你会感到“一代好媳妇，两代好男儿”的古谚，源远流长、有据可循。

靠山的坡地，早已成为梯田，这是农业学大寨的历史遗存，也是历史功绩，对后来多年的稳产高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也给黄龙铺的田园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沿着等高线随弯就势顺山蜿蜒的层层梯田，如同年轮一样，镌刻着黄龙铺人的勤劳和智慧。那上面附着过的作物，耕作的技术，变化过，风靡过，成功过，也失败过，但无论结果怎样，都在黄龙铺人的心中留下了宝贵的记忆，也都是黄龙铺的田园所能呈现的最好姿态。土地从不负人，她总是善待那些勤劳诚实的人。你给她挥洒多少汗水，她就给你提供多少收成。只要你投机取巧，不违天理纲常，它都会有求必应。否则，受到惩罚就是理所当然。让我

欣喜地看到，梯田上庄稼和经济作物葳蕤生长，一切在回归自然，回归土地应有的状态。

现在，新潮别致的房子比比皆是，有整洁规整的中式民居，也有卓尔不群的西式别墅，它们鳞次栉比，相映成趣，反映了时代的特色，也见证了人们生活蒸蒸日上变化。这里，走出了二茬一茬的能人，他们在西安、广州、上海、深圳等大城市创业，用积攒的钱回家建房，他们知道老家对游子的意义，也深感游子对于家乡的依恋和责任。

留守的大妈们自发地组建了舞蹈队，在自家的门前广场上排练，在移动音箱富有节奏的舞曲中翩翩起舞。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打牌赌博等低俗风气的侵蚀，对抗乡村的衰落，也以这种方式答谢生活，陶冶自己，影响社会。

一座设施齐全的完全小学，建在黄龙铺的中心地带，琅琅的读书声在这一片绿色之中时时回荡。

商洛山

(总第2911期)

一场意外

赵峰军

连日来，高温炙烤着大地。白日热浪蒸腾，待到傍晚暑气稍退，本是村人饭后纳凉、闲话散心的安逸时刻，一场猝不及防的意外，击碎了傍晚的宁静。

五点多，手机屏幕骤然亮起，亲友群里弹出妹妹慌乱急促的文字：商镇老君金盆村老路，小侄女被车撞了。短短一句话，字字扎眼。我心头一阵慌乱，满脑子都是稚嫩的孩子受伤的模样，抓起钥匙跨上电动车，火速从县城往村里赶。抵达村口时，可怜的小家伙已被送往医院抢救。

这场横祸，来得毫无征兆。晚饭后，妹妹和姐夫想带孩子们去南沟河畔纳凉。妹夫走在前面，妹妹叫上小侄女一同出门。谁料，刚推开自家大门，小侄女就抢先一步冲出门外。村口老路狭窄、弯道多，视野受限，一辆黑色轿车却疾驰而过，后视镜刚蹭到奔跑的孩子，小小的她便被甩出一米开外。孩子的脚裸皮肉撕裂，伤口看得人心头发紧。

在场的外甥女婿临危不乱，急忙查看孩子伤情，小心翼翼地安抚受惊的孩子，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，商镇派出所民警火速赶到现场，协调车辆护送孩子紧急就医，固定现场证据。

医院诊室走廊灯光惨白，空气压抑又冰冷。受了惊吓的小侄女脸色惨白，身子微微发抖，一遍遍呢喃着头疼、脚疼。看着孩子强忍疼痛、无助委屈的模样，一家人站在一旁，脸上写满了心疼。那天，弟弟忙于老家旧房装修，弟媳学期末工作繁杂、分身乏术，便临时将孩子托付给妹妹代为照看。本是家人之间习以为常的帮忙照看，谁也未曾料到，转瞬之间竟遭遇这般横祸。

接到消息的那一刻，弟弟、弟媳抛下手头事务，心急如焚地奔到现场，跟随救护车护送孩子到医院做检查。没过多久，小弟、弟妹也驱车匆匆赶来，平日里各自为生活奔波、各自忙碌的一家人，在此刻放下所有琐碎与杂念，默契配合、彼此宽慰。医院走廊里，有人轻声安抚哭泣的孩子，温柔擦拭孩子的汗水；有人往返穿梭于诊室、检查室与护士站，对接问诊、沟通伤情；有人排队缴费、办理检查与住院手续。无声的忙碌里，盛满了最质朴、最厚重的亲情。

一直忙碌到夜里九点多，住院手续办妥，看着孩子安稳躺在病床上，紧绷了数小时的心弦稍稍松弛。为了照料孩子，弟弟、弟媳留守病房陪护；小弟夫妇主动对接派出所，了解事故详情、跟进处置进度。其他人都主动排班，约定以后轮流看护孩子。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，让人于慌乱疲惫中，看到亲情最本真的模样。

